

■名家茶座

虎年虎趣

虎年到，老虎来了。一是超市里的吉祥虎，憨态可掬，惹人喜爱。二是微信群里的漫画虎，百兽之王，八面威风。除了去动物园，我们已经很难看到真的老虎了。即便是动物园里的老虎，因为被圈养太久，也大多无精打采。所以只能讲点老虎趣事，来过虎年。

故事一：老虎有多傻

有一只老虎饿了，出去找东西吃。遇见一只狐狸，准备拿它做午餐。不料狐狸却说：“等等，不要以为你是山中之王，想吃谁就吃谁。玉帝已经下令，从今天开始，由我担任百兽之王，你吃我就是违天命。”老虎不信，狐狸又说：“子随我后，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？”虎以为然，故遂与之行。果然，百兽见之皆走。这就是成语“狐假虎威”的来历。

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老虎

是个大傻瓜。谁当百兽之王，那是非常严格的事情，又要考察，又要谈话，又要发文。单凭狐狸一句话，怎么你就信了？

故事二：我家养了一只虎

老师说：“家里养宠物的小朋友请举手。”小明马上举手，老师问：“小明，你家里都养了什么宠物呀？”小明回答：“我爷爷养了一只狗，我奶奶养了一只猫，我妈妈养了一只松鼠，我养了一只兔子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我爸爸的宠物最厉害了。”老师好奇地问：“你爸爸养了什么宠物呢？”小明回答：“听妈妈说，爸爸在外面养了一只狐狸精。我还发现我爸打电话时，说家里养了一只母老虎。”老师当场晕倒，全班同学笑翻。

明明知道女人是老虎，可是很多男人还是养在家里。因为这样的老虎不但不吃人，模样还挺可爱。

故事三：摸老虎屁股的人

是流氓

幼儿园的老师问：“这幅画上画的是什么呢？”小朋友们齐声答：“是老虎！”

老师又问：“你们知道为什么老虎屁股不能摸吗？”

小朋友甲：“知道，因为老虎会咬人！”

小朋友乙：“不对，不对。”

老师问：“那你说是为什么呢？”

小朋友乙：“我妈妈说了，摸老虎屁股的人是流氓！”

是啊，你凭什么去摸人家的屁股？就是流氓，该打！

故事四：遇到老虎怎么办

有一个人，在山里遇到一只老虎。老虎见他细皮白肉，正要冲过来饱餐一顿。不料这男人却说：“等一下！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又在前边的小饭店喝了十八碗烈酒。我嫂子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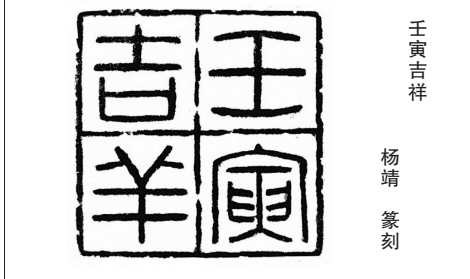
是个好东西，她背着我哥和别人有一腿。你如果愿意过过招，那就来吧！”老虎一听，很快想起，听爸爸讲过，自己爷爷的爷爷，就是因为遇到了这样一个人，而在景阳冈丧命。算了，来历不明的人，还是不惹他为好。然后，老虎就默默地走了。

我们虽然不是武松，但遇到老虎的时候，却可以拿武松来壮胆。像阿 Q 一样，大吼一声：“你们的祖先，可是我们祖先的手下败将！”

故事五：看谁跑得快

两个男人正在穿过丛林，突然，一只老虎出现在远处，向他们冲来。当中的一个人从包里拿出一双跑鞋，开始穿上。另一个人惊奇地看着他说，“你以为穿上跑鞋，就可以跑得过老虎吗？”他的朋友回答：“我不用跑得过它，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。”

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不妨人肉一下，今后谁也不要和这样的人做朋友。



壬寅吉祥

杨靖篆刻

■法官手记

雅趣

□朱莎莎

苏轼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中记一趣事，“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”，“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”。因为这积水空明的月光，诗人连觉也不睡了，而去寻找同乐之人赏月。

张怀民也是一个有情趣的人，诗人随兴致前往，他欣然“相与步于中庭”。若所遇是不解风情之人，你贸然前往，想必会惹他人怨憎：月亮有何好看？来扰我睡觉！

月亮值得看吗？黄永玉也曾有过困惑，他对他的表叔沈从文说：“杏花开了，下点毛毛雨，白天晚上，远近都是杜鹃叫，哪儿都不想去了……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，听杜鹃叫。”

他问沈从文：“这样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？”沈从文答：“懂得的就值得。”

看花值得吗？赏雪值得吗？在沈从文那里都有了答案。有懂得的人，何其荣幸，一起相约天寒地冻之时围炉喝一杯，因而有白居易问刘十九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若不懂得的人，因物景美至极致，也有如张岱之人，在大雪三日，“独往湖心亭看雪”。

想起年少时读《王子猷雪夜访戴》，深夜大雪，望之皎然。王子猷睡不着，“夜乘小船就之”，然而，“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返。”

当时心里纳闷，为何大动干戈去找戴，却到家门前又走了呢？多少带了几分遗憾的味道。

如今品味开来，实则是另一种雅趣。倘若两人情投意合，如苏轼夜访张怀民，趣味自是如空气一样弥散开了；倘若当你兴致勃勃将意趣诉于勉强之人，原本的浪漫诗意怕已变味。如此，心中情意浓厚无人诉说时，不如“兴尽而返”。

情致因物景而生，最终要回归天地万物。与万物融为一体，即便孤身一人，生活也会充满诸般乐趣，让人怀揣热忱之心。

年岁愈长，愈懂得人拥有一种雅趣的珍贵性。爱人四十有余，依旧保有孩童般的情趣。斑鸠来访，他买大米小米置于阳台窗外，细心喂养照料。日子本是平淡无奇，却因每天斑鸠的到访而变得生动活泼。他日日练习书法、篆刻，兴趣爱好让他摒弃对物质名利的追逐，只专注内在精神的需求。

“雅趣”之趣在于生活被注入生机，万物孕育了无限乐趣，投入其中，日日即是好日。

■并非闲话

以心理治疗重拾人生目标

□费 慧

近年来，虹桥镇在禁毒、戒毒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，得力于社工的倾心工作，尤其是以心理治疗挽救了一批失足者。李某戒毒即是一例。

年届弱冠的李某，一名大学在读学生，在酒吧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开始吸食冰毒，且不可自拔。社工首先分析了李某的家庭生活环境，从其心理上寻找问题的症结。

李某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，父母全然安排其生活、学习中的每一件事，导致李某缺乏自主意识，对事情的分析判断能力差。他在父母的包办下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：先是进入上海芭蕾舞学校，不适后转入普通高中学习；在学业上无法跟上其他同学，父母又自作主张让他到新加坡留学；一年后，在学业未结束的情况下，他回到上海重新读大专。多次的转学，都不是李某本人自愿，但又无所适从，只得任父母摆布，最终心理脆弱，失去人生目标，无心学业，自由散漫，成为了一个“小混混”。

年轻人的成长，不止是学业上的进步，更重要的是心理健康，以适应社会上各种情况、各种变化、各种挑战。倘若年岁增长却依然处于“巨婴”状态，那么，极易丧失认辨能力而混迹于劣质人群，李某因交友不慎而一度堕落足以说明这一点。“绑架式”的爱给李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他甚至想要逃离家庭。其父母也不愿面对现实，无法走出悲愤的阴影。

社工易明具有十年专业心理

咨询经验的咨询师，还参与过汶川大地震的心理援助，擅长处理家庭创伤及心理问题。易老师首先花精力在李某身上，帮助他认知纠错：一是吸食冰毒只是“小来来”，无碍人生前途；二是趁年轻，多干些自己想干的事；三是家庭没有幸福和自由，多交些朋友换取心理安慰；四是人生目标很遥远，还是眼前实惠。易老师条分缕析得失利弊，使李某警醒，他还向李某推荐有益于心理健康的书籍，继而两人定了计划：每周交流一次，畅谈读书体会，消解思想苦闷和迷茫。

易老师在咨询过程中还做了李某父母的心理治疗工作，排除双向的情感障碍。对儿子爱是父母正常的心理情感，但不能溺爱和无原则的放纵，更不能以“恨铁不成钢”的心理对待犯错的儿子，使之在情感上渐行渐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，父母多了一份情绪克制，少了一份无端指责；多了一份换位思考，少了一份自以为是；多了一份耐心说服，少了一份浮躁焦虑。

两个多月的心理治疗，易老师发现李某及其父母的心理情感障碍源于缺失有效沟通。各方都有极强的自我意识，在交往过程中，大家各自表达意见，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，造成了谁也不服谁的局面。因此易老师精心安排家庭民主生活会，让两代人在平等的对话中达到情感沟通，学会悉心倾听，学会相互尊重，学会宽容对方。如今，家庭又有欢声笑语，更重要的是，李某远离了冰毒，重拾了人生目标。



胡同里的灯笼高高挂

麦琳 摄

■灯下漫笔

日本人诡异的战后记忆

□聿 飞

日本人素以“耻感文化”标榜于世，其实，经历了二战尤其是侵华战争，他们不如德国人那般忏悔、谢罪，足以说明“耻感文化”只能是一种招幌，欺世惑众。

且不说日本的教科书三番五次地修改，奢望抹去“侵略”的底色，也不说日本军国主义屡有抬头，试图重温往日霸权的旧梦，就以日本人记忆二战为例，便显得极为诡异。

战后 40 年，日本全国性的报纸《朝日新闻》举办过一次“征集二战回忆录”活动，征得稿件逾万，后由美国学者吉伯尼编辑成《战争——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》一书。无论是在中国大地，还是在东南亚地区，抑或太平洋诸群岛，日本人二战中每每表现出惨绝人寰的兽行，然而，这些当兵的回忆只有着“他们来过，他们干过，他们征服过”的人生事实，这群仿佛是地狱里冒出的恶魔，战后回忆虽然

有些许的疑惑和自慰性的自问自答，但都显得轻描淡写，诚如编者吉伯尼所诘问：“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？”“这些人，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、民主制度下守法的文明社会公民，当年怎么会像无法无天的野兽一样行事？”

日本把战火烧到中国及东南亚地区，几乎耗尽了国力，恰如法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施赖贝尔所说：“这个国家筋疲力尽的人民把最后一点力量和精力都用来进行战争”，结果，正义战胜邪恶，日本无条件投降后，“寂静和黑夜笼罩着日本”。如此惨败，如此窘境，如此没落，在日本人的二战回忆中难以寻觅踪影，大部分人只是以为那是恍如隔世的行径，是受了天皇欺骗的上当之举。日本人的反省、反思意识低下得令人惊诧不已！

同样是经历过二战，“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就是野蛮”，德国人不止是反省自己，更反省共同的人性，他们的忏悔，有着对于人性的怀疑和担

当。而日本人差矣！虽说二战后日本重新崛起，但它没能如德国那样进入现代文明理性的畛域。因为现代化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，通过理性的反省、反思才能夯实现代化最重要的基石，即获得自立自新的能力、群己权界的底线、责任伦理、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意识。可以说，正是缺乏这种理性反省、反思，使得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仅有一流的文学家，而缺席一流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法学家和经济学家。

人们常说：“历史是不容抹杀的。”其实，没有纳入记忆的历史是一个虚幻的、华而不实的大字眼。倘若说，某一个人的失忆可能是其生理性障碍或疾病所致，那么，集体性患上失忆症，乃是一种可怕的民族劣根性，它会导致大面积的精神塌方。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之中，它才能成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像日本人战后所作出的诡异的记忆犹如扯淡，只会贻笑天下！



一元复始

书法 石志坚